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十四五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蔡廷衡

謄録監生臣吴嘉德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十四

明

莊烈帝

戊辰崇禎元年春正月詔中宫非命不得出禁門

尊熹宗皇后為懿安皇后

三月葬德陵

諡曰悊皇帝廟號熹宗

明史贊曰明自嘉靖而後綱紀日以陵夷神宗末廢壞極矣雖有明明英武之君已難復振而重以帝之

休庸婦寺竊柄濫賞淫刑忠良慘禍億兆離心雖欲不亡何可得哉

贈䘏冤陷諸臣

諸忤逆璫逮死若楊漣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等皆贈䘏有差既而鄒元標馮從吾高攀龍諸人亦俱贈

蔭

施鳳來張瑞圖罷

御史羅元賓會稽人疏糾鳳來等以為綸綍之重任總

鳳來等積惡已深元賓久列諫

垣前此何以噤無一語竊其意不過懼閹黨方熾遂爾依違濡忍直至權奸距脫始欲籍一疏以沽直名殊為可鄙迨瑞圖既已劾罷而定䇿案時閣臣尚以其無實狀為詞可見當時廷臣心術壞盡袒庇固行其私意即糾彈亦非出公心世風淺替極

歸閹宦之權衡欲尚公則尚公欲封爵則封爵欲建祠則建祠欲誅殺削奪則誅殺削奪情面多而擔當少爵祿重而謀國輕遂使黃扉為置郵之所輔臣若執簿之官誤國徇私莫此為甚帝是其言鳳來瑞圖遂俱乞罷

陝西天赤如血

是月二十五日陝西全省天赤如血至巳刻漸黃日始出占主大旱有暴兵

矣

夏四月以袁崇煥督師薊遼

初崇煥以忤魏忠賢去忠賢既伏誅廷臣爭請召崇煥至是進兵部尚書督師薊遼崇煥尋至都帝召見平臺（即後右門明代亦名曰平臺）咨以方畧對曰臣受陛下特眷願假便宜計五年全遼可復帝退少憩時廷臣咸在給事中許譽卿叩以五年之畧崇煥言聖心焦勞聊以是相慰耳譽卿曰上英明安可漫對異日按期責效奈何崇煥憮然自失頃之帝出即奏言東事本不

易竣陛下既委臣臣安敢辭難但五年内户部轉軍餉工部給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調兵選將須中外事事相應方克有濟帝爲飭四部臣如其言崇煥又言以臣之力守全遼有餘調衆口不足一出國門便成萬里忌能妬功夫豈無人即不以權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見亂臣謀帝起立傾聽諭之曰卿勿疑慮朕自有主持大學士劉鴻訓等復請賜崇煥尚方劍假之便宜帝悉從之崇煥復上言恢復之計不外臣昔年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守爲

正着戰為奇着和為旁着之說法在漸不在驟在實不在虛此臣與諸臣所能為至用人之人與為人用之人皆至尊司其柄何以任而勿貳信而勿疑務馭邊臣與廷臣異軍中可驚可疑者殊多但當論成敗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至重為怨實多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況圖敵之急敵亦從而間之是以為邊臣實難臣非過慮但中有所危不得不告帝優詔答之

五月李國𣚴罷

國𣚴雖魏忠賢同鄉然每持正論至是乞歸薦韓爌孫承宗自代旋卒于家謚文敏

毀三朝要典

魏忠賢既誅其黨楊維垣等護持舊局上疏力詆東林與崔魏並指為邪黨編修倪元璐字玉汝上虞人再疏攻駁柄國者兩解之元璐尋上言請毀三朝要典略曰挺擊紅丸移宮三議鬨于清流而三朝要典一書成于逆豎其議可兼行其書必當速毀蓋當事起議興盈廷互訟主挺擊者力護東宮爭挺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情之論主移宮者弭變于機先爭移宮者持平于事後數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總在逆璫未用之先雖甚水火不害塤篪此一局也既而楊漣二十四罪之疏發魏廣微此輩門户之說興于是逆璫殺人則借三案羣小求富貴則借三案經此二借而三案面目全非矣故凡推慈歸孝于先皇正其頌德稱功于義父此又一局也網自密

而猶疑有遺孽勢已重而或慶其反局崔魏諸奸始創立私編標題要典已之批根今日則衆正之黨碑以之免死他年即上公之鐵券又一局也由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公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今為金石不刊之論者誠未深思臣謂翻即紛囂改亦多事惟有毀之而已夫以閹豎之權而役史臣之筆亘古未聞當毀一未易代而有編年不有書而加論斷若云仿彿明倫規模大典則是魏忠賢欲與肅皇帝爭聖崔呈秀可與張孚敬比賢悖逆非倫當毀二矯誣先帝偽撰宸篇既不可比司馬光資治通鑑之書亦不得援宋神宗手製序文為例假竊誣妄當毀三況史局將開館抄具備七載非難稽之世實錄有本等之書何事留此駢枝供人喋訾當毀四疏上帝從之遂焚其

板

六月朱宗道楊景辰罷

宗道代李國𣚴為首輔事多詭隨編修倪元璐屢言時事宗道笑曰渠何事多言詞林故事止香茗耳時謂宗道為清客宰相景辰先與宗道為要典副總裁一徇奸黨指及朝局已變乃請毀要典言官交章劾之遂與宗道同罷

秋七月浙江海溢

海寇鄭芝龍泉州南安人降

閩海故多盜芝龍尤猖獗據海島截商粟會閩中海亂求食者多歸之勢益熾然嘗敗官軍不追獲將士不殺當事者遣使撫諭遂降會福建巡撫熊文燦貴州永寧衛人至善遇之使為己用芝龍先後擊殺羣盜李魁奇鍾斌等擢授遊擊後又平巨寇劉香閩素有紅夷之患香乘之連犯閩廣沿海諸邑文燦令參政洪雲蒸往賊舟宣諭被執芝龍乃合廣東兵擊香于遠洋香脅雲蒸止兵雲蒸大呼曰我矢死報國急擊勿失遂遇害芝龍兵進香勢蹙遂自焚死其家屬詣浙江降洪雲蒸長沙人海氛漸息芝龍尋擢副總兵數以海利交通權要寖以貴顯

調兵而兵譁求餉而餉絀明至崇禎之世國計迨不可問矣嘗

革廣寧及薊鎮塞外諸部歲賞

先是廣寧塞外綽哈納木圖古雲（舊作貴英今改）及薊鎮喀爾沁三十六家歲授撫賞至是盡革去之會歲饑諸部請粟復不許因是攜貳我

大清悉收用之

寧遠兵變

川湖兵戍寧遠者缺餉四月大譟餘十三營起應之縛巡撫畢自肅總兵官朱梅于譙樓自肅上疏自劾

時滇池未甚蔓延流札未聞遍及何至熾入輒告不死蓋由諸司済冒虚多侵漁無忌即網賦備邊亦半蝕于墨吏備師之手人便上下蒙庇稽核不嚴以致持籌者時形支絀耳惟自嚴目擊時艱甯慎出入以崖虛耗乃曉孔桑故智思藪田增課搜括

脫走中左所自經督師袁崇煥聞變馳至捕斬首亂餘撫定之請令祖大壽（遼東人）仍駐錦州中軍副將何可綱（遼東人）隨已駐寧遠而移薊鎮趙率教于關門遂羅寧遠及登萊巡撫時度支大絀錦州薊鎮兵相繼譁户部尚書畢自嚴（字錦曾淄川人）言一歲之出浮于所入一百一十三萬有奇而内供召買不與焉帝命羣臣各陳所見自嚴擇其可者先後列上增鹽引議鼓鑄括雜税覈隱田增關課皆瑣屑權宜之計民以重困

紛紜國未定而民先病其後梁廷棟復效尤畝加三釐之議科斂誅求脂膏已竭而脧削更深致愁怨無聊者多靡然從盜推厥禍首非自鎬而誰

九月京師地震

冬十月劉洪訓免尋遣戍

先是魏忠賢雖敗其黨猶滿朝言路新進者羣起擊之諸執政李國榗等故嘗事忠賢不敢有所別白鴻訓至閣毅然主持次第斥楊維垣李恒茂楊所修孫之獬（之獬爲侍講聞要典將毀詣閣力爭且慟哭天下笑之　之獬淄川人）阮大鋮等人情大快而羣奸餘黨恨刺骨帝數召見廷臣鴻訓應對獨敏謂民困由吏治失請帝久任責成帝嘉納

之至是惠安伯張慶臻偉曾孫總督京營敕内有兼轄捕營語提督鄭其心以非舊例舊例督京營者不轄尋捕軍論之命覈中書改敕之故下舍人田嘉壁獄而給事中李覺斯廣州東莞人言事由兵部具稿送輔臣審定中書繕寫兵部及輔臣皆當問帝心疑其事乃御便殿問諸閣臣皆云不知帝怒令廷臣劾奏于是覺斯言慶臻納賄御史吳玉壽陽人言鴻訓主使而帝閱兵部揭有鴻訓批西司房語帝意謂事已大著即令内閣擬旨

閣臣合詞申辨不納遂落鴻訓職謫戍代州兵部尚書王在晉削籍慶臻以世臣停祿三年後鴻訓卒于戍所福王時復官

十一月召對廷臣于文華殿禮部侍郎錢謙益字受之常熟人以罪削職都給事中章允儒南昌人等降謫有差

詔會推閣臣廷臣列吏部侍郎成基命字靖之大名人及謙益等名以上時同推者鄭以偉李騰芳孫慎行何如寵薛三省盛以宏羅喻義王永光曹于汴凡十一人鄭以偉字子器上饒人何如寵字康侯桐城人薛三省字魯叔定海人羅喻義益陽人

禮部尚書溫體仁字長卿烏程人以無素望不與侍郎周延儒字玉繩宜興人方奏對稱旨先是錦州兵譁袁崇煥請給餉帝召問諸大臣皆請發內帑延儒獨進曰關門昔防敵今且防兵寧遠譁餉之錦州譁復餉之各邊效尤帑將安給帝曰卿謂如何延儒曰事迫不得不發但當求經久之策帝悅曰卿言是也降旨責群臣越數日復召閣延儒曰餉莫如粟山海積粟不缺也缺銀耳何故譁安知非驕弁構煽以脅崇煥耶帝方疑邊將要挾聞延儒言復悅曰卿言是由此屬意延儒亦弗及體仁揣帝意必疑遂上疏訐謙益前典試浙江關節受賄不當與閣臣選謙益于天啟三年典試浙江有奸人金保元徐時敏偽作關節用俚俗詩一朝平步上青天句分置七義結尾授與士子錢千秋

遂中式千秋本能文本房薦擬第二主司抑置第四知為保元時敏所賣與之關節傳京師為部科所劾者所發謙益大駭即具疏劾二奸及千秋俱下吏論戍謙益亦奪俸二奸尋斃千秋遇赦釋還事已七年矣至是體仁以枚卜不與疑謙益實沮之遂復發其事帝果心動次日召對閣部科道諸臣于文華殿命體仁謙益皆至謙益不虞體仁之劾己也辭頗屈而體仁盛氣詆謙益言如泉湧因進曰臣職非言官不可言會推不與宜避嫌不言但枚卜大典宗社安危所係謙益結黨受賄舉朝無一人言者臣不忍見皇上孤立于上是以不得不

錢謙益關節一事真偽雖不可知然前此革職具獄時溫體仁已官禮部何不聞特疏糾陳乃內不與廷推觖假公直之名潛行傾軋章允儒斥其熱中觖望實洞見癥結之言體仁顧以謙益昔皆閣曹為辭允為理窮辭

言帝久疑廷臣植黨聞體仁言輒稱善而執政皆言謙益無罪吏科都給事中章允儒爭尤力且言體仁熱中觖望如謙益當糾何俟今日體仁曰前此謙益皆閣曹今者糾之正為朝廷慎用人耳如允儒言乃真黨也允儒曰黨之說小人以陷君子天啟朝可鑒帝怒命禮部進千秋卷責謙益謙益引罪帝嘆曰微體仁朕幾誤遂叱允儒下獄并切責諸大臣時大臣無助體仁者獨延儒奏曰會推名雖公主持者止一

迺殊不思科目重關名器，奚緣干進犯即宜懲設如所言則謙益或不與枚卜竟可不加窮治而未條散秩皆可聽其公行鑽幹乎如此閃爍支離莊烈尚深信而亟賞之甚矣其敝也

二人餘皆不敢言即言徒取禍耳且千秋自有成案不必復問帝乃即日罷謙益官議罪（坐杖論贖）允儒及給事中瞿式耜（字起田常熟人）御史房可壯（益都人）等皆坐謙益黨降謫有差（千秋復逮問荷校死）

十二月韓爌復入閣

先是五月詔遣行人召爌及是始至會帝以錢謙益事悉置廷推者不用遂命爌復為首輔（時劉鴻訓方被重譴爌至）即疏救不聽溫體仁既訐錢謙益御史毛九華任贊化亦疏訐體仁帝再名內閣九卿質之體仁力詆九

華贊化為譙益私黨帝以為然秉燭名燨等于內殿謂進言者不憂國而植黨當重繩以法燨退具揭言人臣不可以黨事君人君亦不可以黨疑臣但當論其才品臧否職業修廢而黜陟之若戈矛妄起于朝堂畛域橫分于宮府非國之福也不納毛九華拕縣人任贊化間喜人

陝西饑流賊大起流賊始此

先是閹黨喬任甲巡撫陝西朱童蒙巡撫延綏皆貪黷不恤民又連歲大祲白水賊王二府谷賊王嘉允宜川賊王左掛等一時並起攻城堡殺官吏安塞馬賊高迎祥自稱闖王饑民王大梁自稱大梁王聚衆應

之三邊饑軍亦羣起為盜大吏惡聞賊曰此饑民徐自定耳已而帝從給事中劉懋臨潼人議裁驛站冗卒事在明年山陝游民仰驛糈者無所得食皆從賊

己巳二年春正月周道登罷

道登嘗召對帝問宰相須用讀書人何解對曰容臣至閣中檢閱冊奏帝有愠色又問章奏內多有情面二字何也對曰情面者面情之謂左右皆匿笑道登前在禮部多有爭執及柄政後排正人庇私交屢為

韓爌等受詔審定爰書自當持正辟數俾奸徒不至漏網乃始則托言不知內侍繼復以法非所習為詞而王永光亦以不諳刑名自諉畧不計逆黨之朋謀害政實國法所難寬爾以廣搜

言路所劾帝悉下其章廷議尚書王永光等言所劾有據遂放歸

三月定逆案

詔定魏忠賢逆案閣臣韓爌等不欲廣搜樹怨列上者少帝不懌令以贊導擁戴頌美諂附為目因曰忠賢一內豎耳苟非外廷助虐何遂至此且內廷同惡者亦當入廣等以不知內侍為對帝曰豈皆不知特畏任怨耳閱日召入便殿案有布囊盛章奏甚夥指

掛怨為虞而甘為之容私曲徇其心豈可復問至喬允升等所定之案雖若羅列無遺然其擬服上刑者類皆已經正辟之人而摧藏僅止荷戈諂附亦槩從臧旦所坐失倫究不免于陰行庇護以懲奸重事而諸臣瞻顧逶迴竟不克持明允以昭炯戒

之曰此皆奸黨頌疏可按名悉入熿等知帝意不可回乃曰臣等職在調旨三尺法非所習帝名吏部尚書王永光問之以不習刑名為對名刑部尚書喬允升左都御史曹于汴同審定于是案所羅列幾無脫至是上之帝親加裁定自魏賢忠客氏依謀反大逆律磔死外以六等定罪曰首逆同謀崔呈秀及魏良卿侯國興等六人俱立斬曰交接近侍劉志選梁夢環倪文煥許顯純等十九人俱斬秋後處決曰交接

明季朝臣積習
頹壞于此可見
安得不淪于亡

近侍次等魏廣微周應秋閻鳴泰楊維垣等十一人及孽魏志德等三十五人俱充軍曰諂附擁戴太監李實等十五人亦俱充軍曰交接近侍又次等顧秉謙馮銓王紹徽等一百二十八人俱坐徒三年贖為民曰交結近侍減等黃立極等四十四人俱革職閒住又于諸人姓名下各注所犯刊布中外知之方案初定張瑞圖來宗道及賈繼春皆不與帝召見閣臣及九升于沭于平臺詰之閣臣等以瑞圖宗道無實狀對帝曰瑞圖工書為忠賢所愛宗道為崔呈秀父請䘏典中有在天之靈語非實狀邪又問繼春對曰繼春

莊烈承天啟曆弛之後力為整頓尚有志于明作有為但其燭理不明加以多疑偏執往往于瑣屑處委曲推尋小過或偶見搜求巨惡轉任其朦蔽所以賢奸雜進刑賞乖方甚改朝更迭

雖反覆然持論亦有可取帝曰惟反覆故為真小人三人遂俱論徒

以楊鶴字修齡武陵人總督三邊軍務捕流賊

鶴初官僉都御史忤魏忠賢罷去帝即位復官進左副都御史上言自大兵大疫加派頻仍小民之元氣傷遼左黔蜀喪師失律封疆之元氣傷縉紳攜黨伐此相傾逆黨秉之誅鋤善類士大夫之元氣傷譬如重病初起百脈未調風邪易入急當培養而陛下事事厲精臨軒而質或問之而未必盡知布下六曹或呼之而未必立應致干聖怒數取譴訶竊以為過矣今一切民生國計吏治邊防宜取祖宗成法委任責成嚴為之程寬為之地閒之以漸鎮之以靜何慮不臻太平哉報聞

關中寇熾總督缺人乃拜鶴兵部尚書

無定見其受病不在精察之有餘而在英斷之不足楊鶴乃托培養元氣為名轉以事事勵精為太過實為謬妄是不過懼大權在上不能遂所欲為遂不顧其詞之害理果如所請依成法而委任責成則必至高拱無為而後已視神崇覆轍又何以異

總督軍務討賊先是王大梁由畧陽逼漢中餘賊犯洛川淳化等十餘州縣固原逃兵周大旺等掠涇陽富平及鶴至商洛道叅政劉應遇已先擊斬王二于白水又追斬大梁于漢南（餘衆逃入山中殲之幾盡）督糧道叅議洪承疇（泉州南安人）亦擊破王左掛（幾擒之會雨遁去）副將賀虎臣（保定人）捕斬周大旺等賊渠多就誅滅鶴不能撫綏于是繼起者益衆延安榆林間隨處皆賊（故事總督大臣率用邊撫知兵者鶴素不嫻軍旅之任廟堂遽用之備禦防畧莫知為計後遂一意主撫致敗）

夏五月乙酉朔日食

帝以日食失驗欲罪臺官時大統歷推食三分二十四秒回回歷推食五分五十二秒徐光啟依西法預推順天府食二分有奇應天食六分有奇瓊州食既大寧以北不食至期光啟法驗大統回回歷皆疏回回歷出西域洪武中置科隸欽天監與大統法參用禮部尚書徐光啟言臺官測候本郭守敬法元時嘗當食不食無怪今日之失宜及時修治參用西法光啟以歲差環轉歲實參差天有緯度地有經度列宿有本行月五星有本輪日月有真會視會皆古所未闢惟西法有之宜取其歷法參互考訂與大統法會同歸一從之詔西洋人龍華民推步光啟

為監督華民卒更徵湯若望代之西法之行自此始西洋新法其初大約與回回曆相同周天三百六十度度六十分分六十秒一日十二時時八刻刻十五分有閏日無閏月迨入中國又通融中法始復置閏月之類窮推詳測益加精密于是授時大統之說漸絀

六月袁崇煥殺總兵官毛文龍于雙島在今奉天府寧海縣西南海中

崇煥素不善文龍大學士錢龍錫以崇煥召對時有五年復遼語因造寓詢方畧崇煥曰恢復當自東江始文龍可用則用之不可用則處之易易耳比崇煥蒞鎮文龍來謁接以賓禮文龍不讓崇煥益不悅遂決

意誅之至是以閱兵為名泛海抵雙島文龍來會崇煥與相燕飲每至夜分文龍不覺也崇煥議更營制設監司文龍怫然崇煥以歸鄉動之文龍曰向有此意但惟我知東事東事畢朝鮮衰弱可襲而有也崇煥滋不懌遂以六月五日邀文龍觀將士射先設幄山上令叅將謝尚政等伏甲士幄外文龍至其部卒不得上崇煥曰予詰朝行公當海外重寄受予一拜拜畢登山因詰文龍違令數事文龍抗辨崇煥厲聲

袁崇煥雖稍有才略而粗率自用前此平臺召對已為大言不慚至毛文龍雖桀悍不馴初未顯然跋扈崇煥即欲加裁制要自有控馭之方縱罪在當誅亦

叱之命去冠帶縶縛文龍猶倔强崇煥數以十二罪當斬數畢文龍不能言但叩頭乞免崇煥召諭其從官曰文龍罪狀當斬否皆惶怖唯唯中有稱文龍數年勞苦者崇煥叱退之乃頓首請旨出尚方劍斬文龍于帳前然後出諭其部卒曰誅止文龍餘無罪皆不敢動分其兵為四協以文龍子承祚及副將陳繼盛等領之遂還具狀以上帝驟聞意殊駭既念文龍已死方任崇煥乃優旨褒答崇煥又上言東江不能

應請命于上乃以禮節微嫌輒行誘殺其專擅之罪較張浚之殺曲端爲更甚莊烈既心駭其事非但不加責備轉用優旨報聞甯平馭將之體即因邊事委任方切亦何至廢法濫恩若此且崇煥于東江重鎮不復議置帥臣致島衆益孤劉興治遂振

更置師即以副將繼盛帥之予計便又慮部下爲變請增餉銀至十八萬帝皆報可自文龍專閫海外前後章奏或多虛張失實部下健兒勁卒不下二萬餘崇煥恐其跋扈難制故必欲殺之然東江屹然巨鎮自文龍死勢日衰弱且島弁失主師心漸攜益不可用其後致有叛去者明年參將劉興治殺陳繼盛等十一人以叛

秋八月總督雲貴川湖廣西軍務朱燮元平水西蠻先是王三善遇害貴州官軍屢爲安邦彥所敗廷議

以淆亂而愿部
下為變即請增
給餉銀雖後此
覩呈潤論奏終
不能除虚糜之
弊崇煥之措置
亦方大畧可知
龍烈悉為報可
而不復加籌度
其優柔自悞更
可概見矣

以川師不協助宜令一人統之時蔡復一為貴州總督但轄雲貴湖廣而不及四川復一嘗遣總理魯欽搗織金賊巢鑿山開道攀藤穿竇而入斬首千餘級窮搜不得邦彥而還復一以鄰境不協討致賊未滅請敕四川出兵為犄角詔可之已而欽為賊所乘兵潰復一自劾遂罷去蔡復一字敬夫同安人魯欽長清人乃晉燮元兵部尚書總督五省軍駐遵義事在天啟五年明年燮元賂賊黨殺奢寅寅凶淫日甚有阿引者受燮元金乘寅醉殺之崇明年老無能為邦彥亦乞撫燮元聞于朝許之未幾燮元以父喪去賊復熾帝元年起燮元故官兼撫貴州至是燮元徵雲南兵下烏撒四

川兵永寧下畢節而自率大兵駐陸廣逼大方貴州總兵許成名由永寧復赤水明衛在大定府畢節縣西與四川敘永廳接界以赤水河名今廢邦彥與崇明合衆十餘萬來攻燮元令成名佯退誘賊而遣兵三路搗其巢四川總兵侯良柱字朝石永寧衛人副使劉可訓澧州人遇賊于永寧與成名合擊大破之斬崇明邦彥俘數十人積年巨寇始盡自崇明邦彥相繼作亂雲貴諸苗出没為患副使朱家民與許成名等討平盤江以外諸蠻相度要害築城置戍廬井畢備道塗晏然又以盤江居雲貴交兩岸壁立水深無底廣三十餘丈乃仿瀾滄橋制置鐵索鐵

柱橫木為板橋建度樓築月城以護之遂為永利朱家民字同人曲靖人盤江注見前盤江橋在南籠府安南縣東亦曰鐵索橋

冬十一月我

大清兵下遵化

我

太宗文皇帝親督大軍入龍井關以蒙古喀爾沁台吉布爾噶圖曾受賞入邊用為嚮導遂攻克洪山口在遵化州少北東有關城別將克大安口在遵化州西北亦有關城會于遵化山海關

總兵官趙率教入援戰死全軍覆没率教馳抵三屯營總兵朱國彥不令入遂戰死已城將破國彥冠帶西向稽首與妻張氏並投繯死　三屯營在遵化州東今設副將駐守巡撫王元雅太原人及保定推官李獻明時獻明以察核官庫在城或曰此邑非君所轄去無罪獻明正色曰莫非王土安敢見危避難　獻明字思皇壽光人永平推官何天球廣東人理遵化軍餉遵化知縣徐澤字兑若襄陽人前任知縣武起潛字用潛進賢人等憑城拒守城破皆死之教諭曲毓齡中軍彭文炳守備徐聯芳並死焉

太宗文皇帝嘉元雅忠命賜棺殮閲日燕京始得報帝名見

廷臣于平臺諮方畧侍郎周延儒言本兵備禦踈忽調度乖張檢討項煜秀水人繼之且曰世宗斬一丁汝夔將士震悚彊敵宵遁帝頷之遂下尚書王洽臨池人于獄洽雅負時望而應變非所長帝方惡廷臣玩愒故于洽不少貸未幾竟瘐死以成基命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名孫承宗復為兵部尚書兼中極殿大學士視師通州基命請速名還故輔承宗任以兵事帝然之乃即命基命入閣而立名承宗至入對具陳方畧帝稱善曰

卿且為朕保護京師承宗出漏下二十刻矣即周閱都城五鼓而畢復出閱重城明日夜半忽傳旨守通州時烽火徧郊承宗從二十七騎疾馳抵通州門者幾不納既入城與保定巡撫解經傳韓城人御史方大任遵人桐城總兵官楊國棟登陴固守而以間復馬蘭化州西北有關城今為馬家鎮設總兵官三屯二城總兵官滿桂督師袁崇煥先後入援

時

大清兵越薊州而西徇三河擊走宣大援兵遂下順義

我

太宗文皇帝命傳諭各城諭曰爾國庇葉赫而戕害我大恨有七我知終不相容告

天興師

天直我國賜我河東地我

太祖皇帝猶願和好爾國不從

天又賜我河西地我復累次願和而爾主頻加欺陵故今日

興師而來順者撫逆者誅天運循環得

天者興人豈能為非我恃强逞兵也

因進軍薄京

城營于城北土城關之東總兵官滿桂入援以五十

騎先至屯德勝門外

大兵至桂進戰城上發大礮佐之誤傷桂軍桂亦負傷

帝遣中官勞以羊酒令入休甕城崇煥閻警即帥祖

大壽何可綱等入衛所過諸城皆留兵以守既至京

師帝甚喜命盡統諸道援軍與桂大壽俱名見平臺

慰勞備至崇煥請入城休兵不許請屯兵外城如滿

桂例亦不許

詔天下鎮巡官勤王

于是宣大總督及宣府保定河南山東山西各巡撫

皆奏帥師入衛詔應天陝西鳳陽鄖陽浙江巡撫俱

勤王已丙山西援兵潰于良鄉逮巡撫耿如杞總兵官張鴻功下獄

十二月下督師袁崇煥于獄總兵官祖大壽擁衆奔出

外關

初崇煥嘗建議請和欲藉此援師以修理故疆我

大清方有事朝鮮亦欲假是以阻其兵因得一意東討

乃遣使以書相往來已丙崇煥奉旨戒諭言路亦以

為非計事尋止後崇煥復以書詢錢龍錫龍錫亦沮之及

大清兵深入所破隘口皆薊遼總督劉策字范董武定人所轄

崇煥千里赴援自謂有功無罪然都人驟遭兵怨謗紛起謂崇煥擁兵坐視朝士因前通和議誣其名兵脅和將為城下之盟帝頗聞之不能無惑會崇煥營沙窩門外伏兵隘口我

大軍分道夾擊盡殲之崇煥復移營城東南隅豎立柵木

大軍列陣逼營不戰而還會我

大清設間令所獲宦官知之時大軍先獲明宦官二人令副將高鴻中等守之
太宗文皇帝密計于二宦官前作耳語于今日撤兵乃及是鴻中等承
上計也頃見
上單騎向敵敵有二人來見語良久乃去意表巡撫有密約事可立就矣時楊太監者佯卧竊聽悉志其言遂陰縱使去其人奔告于帝帝遂
信之不疑名見崇煥及大壽于平臺詰崇煥以殺毛
文龍故且責其援兵逗遛縛付詔獄成基命叩頭請
慎重者再帝曰慎重即因循何益基命復叩頭曰兵
臨城下非他時比帝不省大壽在旁股慄懼并誅出

即與何可綱擁衆東走毀山海關去遠近大震大壽先嘗坐事當死賴崇煥救免基命言于帝就獄中取崇煥手書招之督師孫承宗亦遣馬世龍追撫世龍先以罪繫獄時已釋出立功自効密令上章自列且立功贖督師罪大壽如其言帝優旨答之命承宗移鎮關門大壽斂兵待命可綱亦歸

我

大清兵薄永定門武經畧滿桂及總兵官孫祖壽字必之昌平人

俱戰歿

我

大清兵既薄京城諸貝勒大臣等咸請進攻

太宗文皇帝不許兩遣使齎書議和遂自德勝門移營南苑

已而分兵下固安克良鄉知縣党還醇字于貞三原人死之教諭安上達訓導李廷表典史史之棟驛丞楊其禮皆死焉回軍至盧溝橋副總兵申甫結車營以拒

大清兵繞出其後盡殲之申甫者僧也好談兵私製戰車火器庶吉士金聲薦之帝

立名見取其車入覽即擢副總兵令募新軍改隸御史監之甫倉卒名募皆市井游手軍裝戎器又不時給及戰御車者皆惶懼不能轉轍戮殆盡甫亦陣亡　金聲字正希休寧人遂南薄永定門時以袁崇煥下獄特設文武兩經畧以尚書梁廷棟鄢陵人及滿桂為之屯西直安定二門帝趣桂出師桂言衆寡勢殊未可輕戰中使趣之急不得已乃督孫祖壽等移營南城外二里許立柵以待明日昧爽

大清以精騎四面蹙之桂及祖壽等戰不支遂俱歿京師大震時帝不視朝傳旨辦布囊八百中官競獻馬騾又令百官進馬順天府尹劉宗周曰是必

錢龍錫阻抑邪黨其立身尚有可稱至袁崇煥擅殺島帥豈關龍錫主謀且當時尚未罪擅殺之人願事後輒因過寓一言坐局外者以法蹤指示豈為平允奸人借端抨擊使倆往往如斯

有以遷幸動上者乃疏言國勢強弱視人心安危乞延見百僚諭以固守外無侍計俯伏待報自晨迄暮中宮傳旨乃退劉宗周字起東山陰人

錢龍錫罷

御史高捷寧晉人史𡎺清苑人本閹黨王永光引用之頗為龍錫所扼兩人因是大恨方袁崇煥之殺毛文龍也報疏有輔臣龍錫為此一事低徊過臣寓語而崇煥欲成和議又嘗以書商于龍錫及是崇煥已下獄捷𡎺遂上言以通款殺將皆龍錫發蹤指示宜與崇

莊烈始猶戒勿苛求迨再疏力攻遂不免意移色動放還未久逮繫旋加幾至死究西市前此熊廷弼之獄楊左皆坐以慘毒殞身莊烈豈無聞見何摩小致尤羅織竟不一加深察耶

煥並罷帝以龍錫忠慎戒無過求龍錫抗章申辦捷𡎟再疏力攻詞益危切帝意頗動龍錫再辦引疾乃即放歸時兵事方棘未暇竟也

以周延儒何如寵錢象坤字宏載會稽人並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延儒性機警並伺意指以會推不預與溫體仁比數為言者所劾帝不聽特命入閣時都人桀黠者請以私財聚衆助官軍如寵力言其叵測會帝得偵事者

報與如寵言合由是受知象坤奉命守城祁寒不懈帝覘知之遂並命入閣

三年春正月韓爌罷庚午

中書舍人加尚寶卿原抱奇故由輸貲進以爌為袁崇煥座主遂合廣主和誤國宜與錢龍錫並罷帝重去爌貶抱奇秩無何庶子丁進上虞人以遷擢愆期怨爌亦劾之而工部主事李逢申上海人劾疏復繼上爌三疏引疾歸爌先後作相老成慎重引正人抑邪黨天下稱其賢初熊廷弼既死傳首九邊屍不得歸

璡後其子諧闕疏詰嬪言于帝曰廷弼之死由逆閹欲殺楊漣左光斗誣以行賄因盡殺漣等復懸坐廷弼贓銀刑及妻孥此冤之甚者帝乃許收璡

兵部侍郎劉之綸字元誠宜賓人引兵至遵化敗殁

之綸以庶吉士上書陳方畧帝壯之會金聲薦其才帝即召見奏對稱旨超擢兵部侍郎協理京營戎政之綸未受任時已貸數百金製木為西洋大小礟又製獨輪火車偏廂車獸車皆輕捷利用而所請弓矢器甲主者不以時應所招死士又不得衣裝賞犒數

之綸以為言且請精兵一萬為進取計帝亦不能盡從時滿桂方戰殁朝廷大震之綸冒風雪誓師前進越通州而東

大清兵亦已由通州東渡克香河進拔永平副使鄭國昌自縊死知府張鳳奇推官盧成功教諭趙允殖副總兵焦延慶指揮張國翰守備程應琦皆死而鄉官廖汝欽及武舉唐之俊等死者復數十人鄭國昌郃州人張鳳奇曲陽人援兵皆觀望獨之綸奮前約總兵官馬世龍吴自勉趨永平夾制而親率所部直抵遵化距城八里屯娘娘廟山世龍等違約

大清以三萬騎迎戰兵交之綸發火礮頗有所擊傷再發則礮炸軍亂左右請結陣徐退之綸慨然曰吾受天子厚恩誓捐軀以報戰不捷死耳敢言退者斬乃再戰自辰至酉士殊死力鬬矢盡短兵接之綸知不可爲大呼曰死死負天子恩解佩印付家人曰持此歸報朝廷俄身被兩矢遂死全軍盡殁世龍等在薊州竟擁兵不救

二月立子慈烺爲皇太子

三月李標罷

標在閣稍久頗能隨事匡益然時方爭門戶帝亦深疑朝臣有黨遂連疏乞休去家居五年卒贈少傅謚文節

夏五月我

大清兵東歸

先是我

大清兵既取遵化永平復拔遷安灤州知州楊𤊹死之皆留兵守之遂分兵向山海關守將官惟賢力戰乃還攻撫

寧昌黎皆不下當是時京師道梗孫承宗祖大壽在東馬世龍及四方援軍在西承宗募死士沿海達京師始知關城尚無恙承宗遣將戍開平（營名在灤州西南與豐潤縣接界明永樂初移開平衛于此）復建昌（營名今改路在遷安縣東北有城）聲援方接我

大清復遺書議和遂旋師取道冷口（關名在遷安縣東北）而歸承宗始復四城（先取灤州尋復遷安遂入永平復遵化）

六月流賊陷府谷

明代怯于用兵每視招撫為長策正德間馬中錫柔困之事前鑒不遠至流賊四起伏莽漸多楊鶴受命勦除不能迅加剪滅

先是陜西五鎮兵入援延綏兵中道逃歸甘肅兵譁而懼誅皆合于賊巡撫張夢鯨憂憤死詔以洪承疇代之起前總兵官杜文煥督延綏固原兵便宜討賊時王左掛等方攻宜川為官軍所蹙文煥檄諭之左掛及其黨王子順苗美等皆請降獨王嘉允不受撫其別賊從神木渡河入山西陷蒲縣以下注俱見前分道東犯趙城洞洪汾西及霍西掠石樓永和吉隰及是嘉允襲破黃甫川清水木瓜三堡遂陷府谷據其城總

頎一味主撫事皆諱匿不言已重負委任迨賊衆號稱降順既不審虛實之情又漫無制馭之法但于城樓設座立誓山呼事同兒戲使羣寇玩視官兵以致離潰日深寖成大患其後陳奇瑜熊文燦等復踵其謀賊勢燎延海內遂無寧宇雖務苟安而

督楊鶴方主撫匿不奏遣官四出招賊于是賊黨王虎小紅狼一丈青掠地虎混江龍等並就撫給免死牌安置延綏河曲間雖不焚殺而淫掠如故又有神一元不沾泥可天飛郝臨菴紅軍友點燈子李老柴混天猴（本名張應金）獨行狼諸賊所在蠭起官軍東西奔擊旋撲旋熾終莫能盡而延安賊張獻忠（膚施縣柳樹澗人嘗從軍隸延綏總兵王威麾下犯法當斬他將陳洪範奇其狀貌請釋之已乃逃去）亦聚衆據十八寨稱八大王已而降賊王左掛謀以綏德叛承

昧決勝當時積習相沿迷而不悟而鶴貫縱寇之尤也

疇誅之尋又與文煥等破獻忠于清澗獻忠遁去

以禮部尚書溫體仁吳宗達武進人中行從子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體仁以訐錢謙益為時論所惡多發其陰事或言體仁嘗通賂崔呈秀杭州建逆祠體仁作詩贈之或言體仁娶娼受金奪人產忠賢又或言體仁娶娼受金奪人產帝愈信體仁無黨周延儒復援之遂與宗達並入閣

秋八月磔前督師尚書袁崇煥逮前文淵閣大學士錢龍錫下獄尋遣戍

史堃疏言龍錫主張崇煥賣國欺君秦檜莫過其出都時以
崇煥所畀重賄轉寄姻家巧為營脫帝怒勅刑官五日内
具獄讞上以斬帥為崇煥擅殺議和則龍錫未許帝名諭
廷臣于平臺置崇煥極刑籍其家無餘貲天下寃之逮龍錫下獄令廷
臣議罪時羣小麗名逆案者方日為翻案計堃等以龍錫
故附東林欲借崇煥以及龍錫因龍錫以及諸異己者指
崇煥為逆首龍錫等為逆黨更立一逆案與前案偶謀既定
溫體仁王永光主之欲發自兵部尚書梁廷棟憚帝英明不

民窮起于官貪廷楝所言不爲無見然未聞懲官貪而先加派民之傾頓轉深所爲惟然者安在盖明季耗敝之由自神宗礦税征求日朘月削時間數朝物

敢任而止乃議龍錫大辟決不待時且用夏言故事設厰西以待帝以龍錫無逆謀令長繫中允黄道周（字幼平漳浦人）復上疏申救（道周忤旨貶秩調外而帝頗感動）久之帝意亦寖解乃減死戍定海衛

冬十二月增田賦

兵部尚書梁廷楝以兵食不足疏言民窮之故惟在官貪使貪風一息即再加派民亦懽然帝命户部協議尚書畢自嚴請畝加三釐于是增百六十五萬有奇合舊所增凡六百八十餘萬海内愁怨明年給事

力更無留餘之地及壯烈時大兵大疫元氣已竭盡無遺又軍興日增轉餉日絀雖藉口醫瘡並無可剜之肉即極允呈潤之疏未必有濟況並此不能用乎

中魏呈潤字中嚴龍溪人疏言驛站所裁未足充餉十一而郵傳益困勢必再編之于民山海關中外兵舊額十八萬今只十萬八千合薊門援兵非溢原額而餉乃日增不可不稽撫按諸臣捐貲助餉大率索之于民不可不禁帝不能用

辛未 四年春正月延綏兵遣御史吳甡字鹿友興化人賑之

秦洊饑至是大祲山西以防河閉糴斗米值銀六錢米脂清澗延長綏德之民流亡從賊者十之七邑幾空帝特發帑金十萬命甡往賑且撫因荒從

賊者姓用西安推官史可法字憲之大興人如諂書從事人便之

三月賊神一魁等請降楊鶴受之一魁尋叛

先是神一元陷保安副總兵張應昌等敗之一元死第一魁領其衆圍慶陽陷合水唐縣令屬慶陽府鶴聞移駐寧州一魁求撫别賊金翅鵬過天星獨頭虎上天龍等亦先後降鶴設御座于城樓賊跪拜呼萬歲因宣聖諭令設誓或歸伍或歸農賊佯許之立赦其罪鶴

以一魁最强致其壻帳中與同卧起一魁果至數以十罪一魁伏謝即宣詔赦之處其衆于寧塞鶴以賊黨茹成名桀驁令一魁所善劉金誘誅之其黨懼復挾一魁以叛而别賊李老柴田近菴等攻陷中部上天龍獨行狼等復掠鄜州勢大熾一魁後爲張應昌部將所獲誅凡

夏四月旱

敕羣臣修省

六月副總兵曹文詔大同人敗賊于河曲

自秦冦初起延綏以北為逃軍為邊盜延綏以南為土冦為饑民邊盜則王嘉允土冦則王左掛為羣賊魁已而左掛伏誅嘉允復敗（嘉允自黄甫川勾西人入犯洪承疇扑文熾擊破之）竄而入晉（山西自河曲至蒲津千五百里與秦中接壤河身最狹賊渡河往來倏忽無定）久據河曲文詔絶其餉道困之嘉允遁去已復自岳陽突犯澤潞為左右所殺其黨共推王自用號紫金梁者為首自用結羣賊老回回曹操八金剛掃地王射塌天闖正虎滿天星破甲錐邢紅狼蝎子塊混世

王等及高迎祥張獻忠皆聚山西而上天龍過天星亦來會共三十六營衆二十餘萬米脂人李自成世居李繼遷寨幼牧羊長充驛夫善騎射闘狠無賴數犯法知縣晏子賓將置諸死為屠迎祥甥也偕兄子過往依之號闖將與獻忠等合

錢象坤罷

象坤溫體仁門生也體仁入遂讓而處其下然無所附和及是御史水佳允鄞縣人劾兵部尚書梁廷棟廷棟不待旨即奏辨廷棟故出象坤門佳允疑象坤洩

之語侵象坤周延儒惡廷棟並惡象坤象坤遂引疾歸廷棟落職

秋八月我

大清兵圍大凌城

遼東巡撫邱禾嘉（貴州新添衛人）議築廣寧義州右屯三城孫承宗謂廣寧道遠當先據右屯築城大凌河以漸而退遂以七月興工築甫竣我

大清兵已抵城下掘濠樹柵四面合衛別遣一軍截錦

州大道城外堠臺皆下城中兵出悉敗還禾嘉關之

與總兵官吳襄遼東中後所人宋偉合軍赴援敗還復夜渡

小淩河次長山在錦州府錦縣東南峯巒綿亘四山錯列因名連戰大潰監

軍道張春字泰宇同州人及副將祖大樂等被執諸將張吉

甫等戰歿總兵官祖大壽堅守不敢出城援自此絕

至冬大淩糧盡食人馬

大清屢移書招之大壽許諾副將何可綱不從大壽遂

殺可綱與副將張存仁等降于我

大清大壽言妻子在錦州請歸設計誘降守者遂衆歸

大壽入錦州未得間而禾嘉知其納款狀具奏聞于朝帝于大壽欲羈縻之弗究也張春見執諭降不屈久之乃死

何如寵

如寵官禮部時貧宗婚嫁格于有司者千餘人用如寵言獲婚姻者過千帝欲旌表崇煥以如寵言得免及

入閣爲周延儒温體仁所扼連疏乞罷歸久之卒

九月復遣中官王應朝等監視諸邊軍餉張彞憲總理

戶工二部

帝初盡撤鎮守中官委任大臣既見廷臣競門戶不足倚乃復遣王應朝鄧希詔等監視關寧宣大山西軍馬以彝憲有心計令鉤校戶工二部如涂文輔故事（文輔魏忠賢黨天啟中總督太倉節慎二庫名其署曰戶工總部）吏部尚書閔洪學（烏程人珪曾孫）率廷臣力爭帝曰諸臣若殫心為國朕亦何藉內臣衆不能對然諸監率多侵尅軍貲臨陣先走戎務益壞

下楊鶴獄遣戍以洪承疇總督三邊軍務

御史謝三賓鄞縣人及廵按御史吴甡劾鶴主撫誤國

逮下獄戍袁州以承疇代

冬十月辛丑朔日食

十二月孫承宗罷

長山之敗言者論禾嘉及承宗築城起釁承宗遂引

疾歸禾嘉先已調南京太僕卿遂還京引疾歸

閏月登州遊擊孔有德等反

有德與耿仲明李九成皆毛文龍部曲文龍死走入登州登萊巡撫孫元化字初陽嘉定縣人官遼久孫承宗袁崇煥俱辟為贊畫以前兵備推巡撫素言遼人可用乃以有德仲明為遊擊九成亦為偏裨大凌圍急元化遣有德等赴援抵吳橋天大雨雪衆無所得食一卒與諸生角有德笞之衆大譁九成先貲銀市馬塞上用盡無以還適至聞衆怨遂與其子應元帥部卒刦有德有德從之還兵大掠陷陵縣臨邑商河殘齊東圍德平既而舍去陷

亂兵鼓譟乃法所必誅即其捲中還翹亦因本無巢窟可恃余大成孫元化前能出兵夾擊自可指順成擒乃竟狃于招撫之謀檄所過勿行邀截使其從容直抵登州重城遂陷及劉宇烈

青城元縣令屬武定府新城亦元縣令屬濟南府而新城受禍尤酷知縣秦三甫訓導王協中禦之並死初新城邑紳王象春有莊在吳橋有德屯兵其地卒或攫雞犬以食王氏子怒訴之有德笞卒以徇遂以激變及賊至山東新城以釁由王氏焚殺甚慘秦三輔三原人

巡撫余大成江寧人聞變遣兵往禦連敗乃移兵追賊而元化軍亦至與大成皆力主撫檄賊所過郡縣無邀擊于是賊佯許元化降遂抵登州元化遣將張燾率遼兵駐城外總兵官張可大字觀甫世襲南京羽林衛指揮發南兵拒賊戰方勝燾遽退可大兵遂敗燾兵半降賊

督師進討復以撫議為賊所愚致半郡旋被攻圍竟不敢加遺一矢比元化等相繼遠治朱大典一意進兵不數月間悉蕩定可知叛卒揭竿倡亂本易剪除其得以拒守經年實由于將兵者之遲疑不進勦撫成效即此了然彼欲懸心示以招賊者

遣歸為內應士民爭請弗容入元化不從中軍耿仲明都司陳光福等夕舉火導賊自東門入城遂陷事在明年正月元化自刎不殊與同城各官俱執惟可大死之殺其妾陳氏自縊于署有德乃推九成為主已次之仲明又次之用巡撫關防檄州縣兵餉而令元化移書大成求撫大成聞于朝為言官所劾帝革大成元化職俟勘元化尋為賊縱航海歸與大成俱下獄大成論戍元化棄市元化故與徐光啟善光啟與周延儒圖執之卒不得

真不啻如夢囈矣

壬申 五年春正月延綏賊陷宜君鄜州

先是降賊夜襲甘泉河西道張允登漢川人遇害允登與知縣郭永固嬰城拒守城陷俱死之及是混天猴偽為米商至宜君知縣不知聽之入城遂陷尋復陷鄜州兵備僉事郭應饗死之時曹文詔方于稷山擊斬點燈子即趙四兒名勝往來秦晉沿河州縣進犯沁水之竇莊莊有城故殉難副使張銓里居也時銓子道濬道澤皆官京師衆將棄去銓妻霍氏曰避賊而出家不保出而遇賊身不保等死死于家不愈死于野乎躬率僮僕共守殺賊甚衆賊不能克而退冀北道王肇生表曰夫人城點燈子尋為文詔所敗遁去被獲伏誅師還擢

臨洮總兵官乃與巡撫練國事
字君豫永城人總兵官楊嘉謨等分道擊賊
混天猴尋為守備馬科部卒所斬

夏五月以禮部尚書鄭以偉徐光啟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以偉讀書過目不忘而不能票擬章疏中有何況二字誤以為人名也擬旨提問帝駁改始悟自是詞臣為帝所輕遂諭館員須歷外僚而閣臣自是不專用翰林光啟雅負經濟才有志用世及入閣年已老周

延儒溫體仁專政不能有所建白明年以偉光啟相繼卒御史以二人蓋棺之日家無餘貲請優卹以愧貪墨以偉得諡文恪光啟得諡文定

六月京師大雨水

秋七月以太監曹化淳提督京營戎政

八月總兵官曹文詔等連敗賊于平涼慶陽

先是文詔與遊擊左光先等分勦綏德宜君清澗米脂諸賊皆大捷掃地王授首神一魁餘黨紅軍友等都司杜三楊老柴等屯鎮原將犯平涼巡撫練國事

檄甘肅兵楊嘉謨副將王性善扼之賊走慶陽文詔從鄜州間道至與嘉謨性善合大戰西濠（砦名在平涼府鎮原縣北）斬千級生擒杜三楊老柴餘黨糾他賊破華亭（隋縣今屬平涼府）攻莊浪（注見前）文詔嘉謨掩擊縱反間紿其黨殺紅軍友戲敗之水落城（在平涼府莊浪縣東南金置縣于此原省）追至靜寧州（注見前）賊奔據唐毛山（在延安府保安縣西北與慶陽府安化縣界）接遊擊曹變蛟（文詔從子）先登殄其衆至是可天飛郝臨菴劉道江獨行狼李都司等連兵圍合水（注見前）文詔

往救賊匿精銳以千騎逆戰誘抵南原伏大起城上人驚疑相告曰將軍歿矣而文詔馳矛左右突匹馬縈萬衆中諸軍望見夾擊賊大敗僵屍蔽野餘衆走銅川橋在安化縣西大敗之越日文詔復與寧夏總兵賀虎臣固原總兵楊騏破賊于甘泉之虎兕凹會總督洪承疇師次平凉擊斬可天飛李都司降白廣恩餘賊分竄者文詔追慼之耀州錐子山其黨殺獨行狼郝臨菴以降承疇戮四百人餘皆散遣關中巨寇

畧盡〔文詔在陝大小數十戰巡撫范復粹論奏首功第一而洪承疇抑不敘巡按御史吳甡推獎甚至復粹復為上疏兵部抑其功卒不敘　復粹登州府黃縣人〕

以朱大典〔字延之金華人〕督軍討登萊賊

初余大成孫元化既論罪朝廷以余從治為山東巡撫謝璉〔字君實監利人〕為登萊巡撫並駐萊州〔詔先命璉駐萊州從治駐青州調兵食從治以駐青不足鎮萊人心駐萊足係全齊命乃與璉並受事于萊〕時賊先已破黃縣〔知縣吳世揚被執罵賊死　世揚洛陽人〕陷平渡〔知州陳所聞拒守城破不屈死　所聞文安人〕還益兵攻萊從治璉與總兵楊御蕃〔肇基子〕分

陴固守久之外圍日急諸援兵俱屯昌邑不敢進從治時以間出兵掩擊頗有斬獲而兵部尚書熊明遇惑撫議以主事張國臣爲贊畫往撫諭從治毋遽出兵壞撫局從治力言不可三上疏于朝語極切至朝議以兩撫臣並困圍中乃議設總督以侍郎劉宇烈綿竹人任之統馬步軍二萬五千勢甚盛而宇烈素無籌畧日遣使講撫賊亦以撫愚之已而賊用元化所製西洋大礮攻城從治中礮死萊城益圍越兩月𨒂

復為賊所誘出城被執時萊城已圍六月賊偽約降期請文武出城閱讀即聯圍去璉不得已與知府朱萬年同出獨御蕃不往賊見璉佯叩頭涕泣擁擁以去即攻城令萬年呼降萬年厲聲曰吾死矣汝等宜固守且呼御蕃急以大礮擊賊萬年遂遇害御蕃連發礮傷賊頗多賊稍退朱萬年黎平人

于是舉朝痛憤詔逮字烈下獄罷尚書明遇遂絕撫議罷總督及登萊巡撫不設專任大典督主客兵數萬及關外勁旅四千八百餘人合勦之總兵金國奇副將靳國臣參將祖寛及前總兵吳襄子三桂皆屬焉以中官高起潛監護軍餉抵德州副將牟文綬馳救平度殺賊魁陳有時至

昌邑靳國臣祖寛為前鋒有德逆戰于沙河有二一在黄縣一在即墨下流俱入海寛殊死鬭國臣繼之賊大敗諸軍乘勝追至城下賊夜半東遁萊州圍解守者疑賊誘以礮拒起潛遣中使入諭闔城相慶越日國奇等進兵黄縣斬賊首萬三千俘八百有奇逃散及墜海死者無筭賊竄歸登州官軍築長圍守之

九月流賊連陷山西州縣

先是賊將高迎祥羅汝才即曹操張獻忠等分道四出

連陷大寧隰州澤州壽陽諸州縣與下注並見前全晉震動

部議令宜大總督張宗衡臨清人駐平陽巡撫許鼎臣

武進人駐汾州分地守禦已而李卑字侍平榆林人賀人龍米脂

人艾萬年米脂人將關中兵至鼎臣檄以自從宗衡怒

其不從已檄之還三將莫之適從賊乘間入據磨盤

山一名連枝山在汾州府臨縣東分其衆為三闖正虎據交城窺太

原邢紅狼上天龍據吳城在汾州府孝義縣西南戰國時魏吳起為西河守築

此以拒秦因名窺汾州紫金梁張獻忠突沁州武鄉陷遼州

癸酉六年春正月命曹文詔節制山陜諸將討賊

關中賊稍盡悉走入山西御史張震極言文詔威名

夙著今秦賊滅且盡宜勅令入晉協勦帝從之遂有

是命文詔東渡河抵霍州敗賊汾河盂縣追及于壽

陽巡撫許鼎臣遣謀士張宰先大軍嘗賊賊驚潰文

詔追擊之斬混世王餘黨為遊擊猛如虎本塞外降人家榆林

遂走遏文詔兵于方山在壽陽縣東北壁立千仞頂方一里有池周百步復

敗五臺盂定襄壽陽賊盡平鼎臣令文詔軍平定備

太原東張應昌軍汾州備太原西文詔連敗賊太谷范村榆社太原賊幾盡已而文詔復破賊澤州又襲潞城斬賊千五百有奇紫金梁老徊徊自榆社走武鄉過天星走高澤山文詔皆擊敗之賊避其鋒多流入河北

二月流賊犯畿南河北

賊自山西分道踰太行掠濟源清化鎮名在懷慶府河内縣東北為豫晉襟要地修武為懷慶官軍擊之遁走別賊復闌入西山大掠順德真定間大名兵備副使盧象昇字建斗宜興人力戰却之賊遂自邢臺摩天嶺在彰德府武安縣西北與山西遼州接界

西下抵武安先是副將左良玉字昆山臨清人敗賊于涉縣之西陂及是與賊戰武安良玉大敗河北三府所屬縣焚刼殆徧潞王名常淓閒王翊鏐子上疏告急詔遣總兵倪寵王樸率京營兵六千赴河南而以中官楊進朝盧九德等監諸將軍命曹文詔自山西移師會討文詔敗賊懷慶賊其魁滚地龍又追破老㺔㺔于濟源而諸將李卑艾萬年湯九州石埭人鄧玘四川人及良玉等會文詔兵先後與賊戰皆勝之未幾帝勅諸將速平

曹文詔勇敢無前威名夙著閩中山右剿賊屢著成勞即其移師會討賊剿亦每戰克捷諸將之足以當賊者實無出其右且

方勑以尅期平賊正宜聽其乘鎮建功劉令譽乃以纖芥宿嫌撫詞妄劾冒為挾私忘公部議又不權事理輕重輒因巡按一言移之他鎮致賊徒無所畏憚出入自如未幾而縱使渡河鴟張益甚悔亦何及明季重文輕武以致宗社卽墟吁可怪矣

賊限以三月而文詔為巡撫御史劉令譽所劾調大同總兵初文詔在洪洞與里居御史劉令譽忤及是令譽按河南文詔與見語復相失令譽遂摭他事劾之部議文詔怙勢而驕調之大同賊所憚惟文詔既去益無忌矣

官軍復登州山東平

登州城三面距山一面距海其北有水城與大城相接開水門以通海船賊恃此可走故不下及被圍久李九成出城搏戰官軍馘之于陣賊渠五以殲其二五人者李九成孔有德耿仲明毛承祿陳有時也有時先已戮及是九成亦死氣大沮至

是祖寛等奪其水門外護墻益大懼有德載子女財帛先出海仲明以單舸繼之㫖適官軍遂入大城攻水城不下遊擊劉良左獻轟城策匿人永福寺中穴城置火藥發之城崩官軍遂入賊退保蓬萊閣在府城北丹崖山下臨海岸宋治平中建朱大典招之始釋甲俘千餘人自縊及投海死甚衆有德等走旅順島帥黄龍遼東人邀擊擒毛承禄陳光福等斬九成子應元惟有德仲明逸去乃獻承禄于朝磔之有德仲明俱降于我

大清

夏六月周延儒罷

延儒為首輔溫體仁欲奪其位務為柔佞取悦于帝帝漸向之復曲謹以媚延儒而陰伺其隙延儒不知也體仁與王永光欲起逆案王之臣吕純如帝以之問延儒對曰用之臣亦可雪崔呈秀矣帝悟而止體仁益大恨會延儒子弟家人暴邑中邑中民爇其廬所用巡撫孫元化復陷登州于是言路交章劾延

儒並謂其受巨盜神一魁賄帝意頗動體仁復嗾給事中陳贊化劾延儒昵武弁李元功招摇罔利且謂延儒至謂陛下為羲皇上人語悖逆帝大怒下元功詔獄窮治延儒覬體仁為援體仁不應延儒大窘引疾歸體仁遂為首輔延儒既罷廷臣惡體仁當國勸帝復召何如寵如寵固辭給事中王紹微言君子小人不並立如寵瞻顧不前體仁宜思自處帝為謫紹微于外如寵卒辭不入如寵操行恬雅與物無競後卒福王時追謚文端

秋七月我

大清兵取旅順總兵官黄龍死之

孔有德耿仲明怨龍邀擊必欲報之會鴨綠江有警龍遣水師往援旅順空虛有德等遂導大清兵襲其城龍數戰皆敗火藥矢石俱盡自刎死部將李惟鸞項祚臨樊化龍張大祿尚可義俱死焉廣鹿島在奉天府寧海縣西北海中副將尚可喜故與龍相掎角龍既死亦降于大清自是島上勢益孤久之將士多敗歿諸島雖有殘卒不能成軍朝廷亦不更置帥以登萊總兵遥領之而已

九月以錢士升（字抑之嘉善人）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
機務
士升故出錢龍錫門下龍錫出獄周延儒詣之極言
上怒甚挽救殊艱龍錫深德延儒未幾温體仁至龍
錫述延儒語且謝曰非公等安得生體仁佯曰上故不
甚怒也聞者直體仁而惡延儒士升以座主故因歸
心體仁體仁亦以士升鄉人遂引與共政
冬十一月以王應熊（字非熊巴縣人）何吾騶（廣州香山人）並為禮部

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應熊熟諳典故而性剛狠湯體仁力援之遂與吾騶
同入閣
賊渡河陷澠池諸縣分掠南陽汝寧遂犯湖廣
賊盡集河北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羅汝才等俱至
左良玉湯九州扼其前京營兵躡其後賊連戰皆敗
欲逸汨于河大困乃詭辭乞降監軍内臣楊進朝信
之為入奏會天寒氷合賊從毛家寨徑渡河南軍無

扼之者遂陷澠池伊陽盧氏巡撫元默靜海人督軍禦之賊竄盧氏山中由間道入内鄉大掠南陽汝寧直走湖廣所在告急賊始起陝西高迎祥最强李自成屬焉及渡河自成始别爲一軍

甲戌七年春正月以陳奇瑜字玉鉉保德州人總督河南山陝川湖軍務討流賊

初奇瑜巡撫延綏分遣諸將擒斬諸賊渠金翅鵬一條龍等諸頭目凡一百七十餘人最後又克延水關一名永寧關在延安府延

州縣東南賊鑽天哨開山斧闖負絕險下臨黃河賊恃其扼塞屢攻不下奇瑜潛師出賊不意焚其巢二賊俱殲境內劇盜盡平奇瑜威名大著至是賊躪豫楚廷議以諸撫鎮事不一請設大臣統之乃進奇瑜兵部侍郎總督五省軍務專辦流賊時又以大名道盧象昇知兵命撫鎮鄖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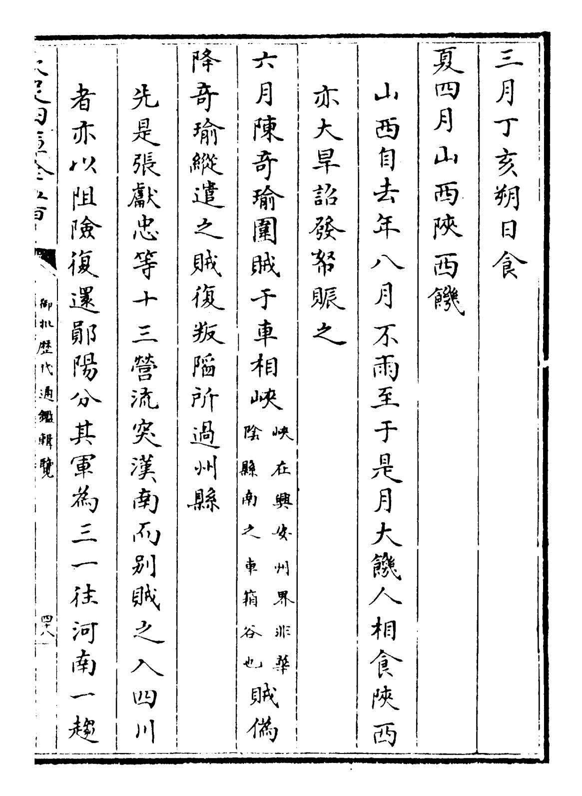
賊自鄖渡漢遂入四川陷夔州

賊渡漢薄穀城集六路諸賊老回回過天星等犯襄陽分陷紫陽明縣正德中治平利唐縣今與紫陽俱屬興安州南入四川掠歸巴

夔陵等六州縣遂陷夔州署府事同知何承光貴州鎮遠人死之時副使以下皆逃承光督吏民城守力竭自無援城遂陷承光整冠帶危坐賊入殺之

賊起陜西轉寇山西河南湖廣四川摧陷州縣數十未有破大郡者夔州地稱天險及是失守遠近震動

賊既陷夔州又犯大寧知縣高日臨被執罵賊不屈賊碎其體而焚之訓導高錫及妻女巡檢陳國俊及妻皆遇害又陷巫山通江巡檢郭贊化陣歿指揮王永年田貴守備郭震辰皆力戰死惟梁山以里居中書涂原集鄉勇伏叢箐間用竹畚囊石乘高擊之傅毒弩矢血濡縷輒斃賊多死傷遂退去　高日臨字儆若鄱陽人



三月丁亥朔日食

夏四月山西陜西饑

山西自去年八月不雨至于是月大饑人相食陜西亦大旱詔發帑賑之

六月陳奇瑜圍賊于車相峽峽在興安州界非華陰縣南之車箱谷也賊偽降奇瑜縱遣之賊復叛陷所過州縣

先是張獻忠等十三營流突漢南分别賊之入四川者亦以阻險復還鄖陽分其軍為三一往河南一趨

浙川一向商南竒瑜乃馳至均州檄陜西練國事鄖陽盧象昇河南黙凡湖廣唐暉歙人四廵撫以兵遏其四面而竒瑜偕象昇督將士由竹谿至平利之烏林關十餘戰大破之斬三千餘級别將鄧玘等分道擊賊復連勝擒其魁十餘人又令參將賀人龍等追至紫陽凡八晝夜賊死者萬餘賊見官軍盛大懼獻忠奔商雒高迎祥李自成等悉遁入興安州之車箱峽峽四山巉立中亘四十里易入難出賊誤入其中山上居民下石擊或

投以炬火且用石塞其口路絶無所得食困甚又大
雨二旬弓矢盡脫馬乏芻死者過半自成急用其黨
顧君恩以重寳賂奇瑜左右及諸將帥偽請降奇瑜
意輕賊有驕色遂遽許之先後籍三萬餘人悉遣歸
農每百人以一安撫官䕶之檄所過州縣具糗糧傳
送賊甫出峽即大譟盡殺安撫五十餘人屠所過七
州縣略陽賊數萬亦來會關中大震
秋七月我

大清兵入上方堡至宣府京師戒嚴

我

太宗文皇帝親征察哈爾其宰桑巴圖魯噶爾瑪濟農等率衆降因旋師入邊四路並進自宣府趨應州進略大同克靈邱保安攻下城堡無數總督張宗衡總兵曹文詔張全昌等不敢戰我

大清兵下萬全左衛始班師宗衡及全昌文詔皆坐遣戍以巡撫吳甡言留全昌文詔為援勦總兵討流賊

溫體仁巧詐阻深貌為公直以要結主知及在閣惟日以蔽賢植黨為事甚至力翻閹案變亂是非而于邊封民生皆漠然置之不問已為誤國罪首至流賊橫行日久闖師覆轍相尋其糜潰滋深雖董鳩亦知為淪胥無

冬十一月逮陳奇瑜下獄以洪承疇代之

給事中顧國寶御史傅永淳交章劾奇瑜受賄縱賊

詔錦衣官逮訊而以洪承疇代時賊以蔓延不可撲滅大學士溫體仁謂山西巡撫吳甡曰流賊癬疥疾足憂也奇瑜罪當死有庇之者未幾謫戍邊

賊自陝西出犯河南

賊聚陝西至二十餘萬高迎祥李自成蹂躪鞏昌平涼臨洮鳳翔諸府數十州縣敗賀人龍張天禮軍殺固

日乃溫體仁未聞有勦盪深謀轉指劉宼為癬疥置隱憂于度外真不復少具人心莊烈偏聽生奸尚加信倚崇禎十七年之間相更五十兩體仁獨居位八年終致傾危莫挽亡國之君各賢其臣于體仁又何責焉

原道陸夢龍 賊陷隆德夢龍率遊擊賀其勳都司石崇德傑之所將止三百餘人被圍數重賊矢石如雨突圍不得出夢龍大呼奮擊手馘數人與二將俱戰死時隆德令費彥芳以城陷被執不屈死 費彥芳字爾英浙江崇德人

圍隴州四十餘日洪承疇檄總兵左光先與人龍合擊大破之會朝廷命豫楚晉蜀之兵四道入陝迎祥自成遂竄入終南山已而東出陷靈寶汜水滎陽時左良玉扼新安澠池坐甲自保而賊傳其且至乃移畢梅山 在開封府新鄭縣西北 溱水 注見前 間良玉實不至也 賊每營數萬因糧宿飽馬一日夜馳數百里官軍饋餉不繼且馬少故多

畏賊良玉前在懷慶與督撫議不協因是生心緩追養寇督撫檄調亦不時而應

乙亥八年春正月詔洪承疇出潼關討賊

賊聞承疇出關大會于滎陽老回回曹操革裏眼左金王改世王射塌天橫天王混十萬過天星九條龍順天王及高迎祥李自成時尚與迎祥合張獻忠共十三家七十二營議敵官軍未決李自成進曰匹夫猶奮況十萬衆乎官兵無能為也宜分定所向利鈍聽之天皆曰善乃議革裏眼左金王當川湖兵橫天王混十萬

當陜兵過天星扼河上綴河南兵迎祥獻忠及自成畧東方老㺐㺐九條龍往來策應陜兵銳益以射塌天改世王所破城邑子女玉帛惟均衆如自成言始迎祥與獻忠並起比肩而自成乃迎祥支黨及是遂相頡頏與俱東掠江北兵單弱霍邱先陷縣丞張有俊教諭倪可大訓導何炳若皆死潁州繼之知州尹夢鰲雲南太和人通判趙士寛字汝良掖縣人皆拒賊不敵投水死夢鰲有膂力賊上城夢鰲持大刀殺賊數十賊至益多遂投城下烏龍潭死弟姪七人從之士寛于城陷後率家衆巷戰力竭亦投烏龍潭死

妻李攜三女登樓自焚僕主丹亦罵賊死致仕尚書張鶴鳴及其弟副使鶴騰子大同一門皆死賊執鶴鳴兄弟而倒懸鶴鳴于樹皆罵賊不絕口死其他官紳士庶死難者共一百三人衛指揮李從師王廷俊千戶孫陞田三畏羅元慶田得民王之麟及中書舍人田之穎知縣劉道遠光禄寺丞李生白訓導丁嘉遇舉人白精忠郝三杰諸生劉廷傳廷石韓光祖及子定策孫日賸皆死之有櫝之魄者護母柩不去與賊格鬬殺數人被磔死城中婦人殉節者二十七人烈女八人一時忠烈稱獨盛城破後亦無一人向賊乞憐者賊怒遂屠之

賊陷鳳陽留守朱國相榆林衛人等戰死

先是南京兵部尚書呂維祺前見注懼賊南下請防護鳳陽陵寢不報及是賊自壽州犯鳳陽國相師指揮袁瑞徵呂承廕等以兵三千迎戰頗有斬獲俄賊數萬至官軍敗國相自刎死餘皆陣歿賊遂犯皇陵大肆掠焚知府顏容暄推官萬文英死之容暄漳浦人文英南昌人漕運都御史楊一鵬在淮安遠不及救帝聞變素服避殿逮一鵬下獄棄市賊合樂大飲自成從獻忠求皇陵小閹善

鼓吹者獻忠不與自成怒偕迎祥西趨歸德復謀入關獻忠獨東陷廬江（里居參政盧謙命服危坐中門賊至不動遂殺之舉人張受畢尹周亦皆不屈死）屠巢無為潛山太湖（知縣金應元自經死訓導扈永寧亦死）馬宿松

夏五月吳宗達罷

宗達在閣值溫體仁專政充位而已及是乞歸

六月賊復走陝西總督官曹文詔戰死

初洪承疇出關至信陽諸將畢會賊見河南兵盛復

分路奔還陝西張獻忠由英霍取道麻城入陝會高迎祥李自成于鳳翔與官軍遇副將艾萬年柳國鎮等戰歿文詔聞信急請承疇喜曰非將軍不能滅此賊顧吾兵已分無可策應者將軍行吾將由涇陽趨淳化為後勁文詔乃以三千人自寧州進遇賊真寧（今屬慶陽府改正寧）之湫頭鎮（在縣東即九域志之顕聖鎮也）從子變蛟先登斬首五百追三十里文詔率步兵繼之賊伏數萬騎合圍矢蝟集賊不知為文詔也有小卒縛急大呼曰將軍

救我賊中叛卒識之悉賊曰此曹總兵也賊喜圍益

急文詔左右跳盪手擊殺數十人轉鬬數里力不支

拔刀自刎死遊擊平安以下死者二十餘人賊乘勝

掠地火照西安城中承疇力遮之涇陽三原閒賊不

得過文詔忠勇冠時稱良將第一其死也賊中爲相慶帝聞之深爲痛悼賜祭葬世廕指揮僉事有司建祠春秋致祭

本朝賜專謚忠果

秋七月以文震孟張致發注見前並爲禮部侍郎兼東閣

大學士預機務

震孟在講筵每因事規諫帝數逮繫大臣震孟講魯論君使臣以禮反覆陳說帝爲出尚書喬允升侍郎胡世賞于獄帝嘗足加于膝適講五子之歌至爲人上者柰何不敬以目視帝足帝即袖掩之徐爲引下賊梵鳳陽陵寢震孟歷陳致亂之源謂當事諸臣不能憂國奉公一統之朝强分畛域又言陛下宜行撫綏實政先收人心以遏寇盜徐議濬財之源毋徒竭澤而漁語多切中時弊至是帝將增置閣臣以翰林不

習世務思用他官祭之名廷臣數十人各授一疏令票擬震孟引疾不入至發所擬獨當帝特命至發與震孟並入閣初至發由玉田遷化知縣行取授禮部主事累遷光祿卿精覈積弊多所釐正遂受帝知旋陞刑部右侍郎明代自世宗朝許讚後由外僚入閣自至發始賊復東犯總兵官尤世威榆林人敗績賊為洪承疇所遮獻忠將由藍田走盧氏復扼于世威仍入商雒山中祭將徐來朝所部三千人不肯入山大譟賊至來朝逃一軍盡歿世威軍暴露久大疫

與賊戰失利敗走賊遂出關分十三營東犯惟高迎祥李自成留陝西事聞命解世威任（後宣大總督盧象昇言世威善撫士曉軍機徒以數十客旅久戍荒山水土失調疾疫大作遂致失利今當用兵時棄之可惜乃命赴象昇軍自效）

八月以盧象昇總理江北河南山東湖廣四川軍務討流賊

賊已蔓延半天下洪承疇一人不能顧乃擢象昇總理承疇辦西北象昇辦東南尋進象昇兵部侍郎加

總督山西陝西賜尚方劍

九月洪承疇破賊于渭南

象昇既加總督詔令督關外而承疇督關中時迎祥自成亦分兵迎祥畧武功扶風以西自成畧富平三原以東承疇遣將追自成小捷至醴泉賊將高傑米脂人通于自成妻邢氏邢氏矯武多智掌軍資每日支糧仗傑則過氏營分合符驗氏偉傑貌與之私通懼誅挾之來降承疇復身追自成大戰渭南臨潼自成大敗東走迎祥亦屢敗東逾華陰南原

絶嶺與自成偕出朱陽關在陝州盧氏縣西與獻忠合

王應熊罷

應熊爲楊一鵬所取士一鵬得罪言者并劾應熊遂引罪乞歸

冬十一月何吾騶文震孟罷

震孟與溫體仁不合給事中許譽卿以鳳陽皇陵被焚劾體仁誤國體仁憾甚會有劾譽卿爲人營求遷擢者體仁擬旨斥譽卿爲民吾騶震孟力爭席責二

人徇私撓亂並罷之體仁忮褊而中阻深所欲推薦陰令人發端而已承其後欲排陷則故爲寬假中上所忌激使自怒帝往往爲之移初未嘗有迹

賊陷陝州攻洛陽

賊薄閿鄉左良玉祖寬禦之不克遂陷陝州攻洛陽良玉從巡撫陳必謙赴援獻忠走嵩縣迎祥自成走偃師鞏縣略魯山葉縣陷光州會象昇自湖廣帥師至合寬等擊敗之于確山

丙子 九年春正月盧象昇敗賊于滁州

是時賊勢猖獗諸將畏懼不前象昇每慷慨灑泣激以忠義軍中嘗絶三日餉象昇亦水漿不入口以是得將士心戰則有功時師次鳳陽諸將來會象昇乃上言曰賊橫而後調兵賊多而後增兵是為後局兵至而後議餉兵集而後請餉是為危形況請餉未敷兵將從賊而為寇是八年來所請之兵皆賊黨所用之餉皆盜糧也又言總督總理宜有專兵專餉請調咸寧甘固之兵屬總督薊遼關寧之兵屬總理又

言各直省撫臣俱有封疆重任毋得一有賊警即求援求調不應則秦越也分應之何以支持又言臺諫諸臣不問難易不顧死生專一求全責備雖有長材從何展布臣與督臣有勦法無堵法有戰法無守法具言皆切中事宜而朝廷不能盡用也會迎祥圍廬州不能破分道陷含山和州和州黎宏業訓導唐正諫在籍御史馬如蛟皆死之宏業順德人如蛟字騰仲州人進圍滁州象昇聞警即率總兵祖寬遊擊羅岱軍馳抵滁城下鏖戰賊大潰追斬無數伏屍蔽野滁水赤流數里賊乃趨鳳陽

圍壽州突穎霍蕭碭靈壁虹窺單曹總兵劉澤清（曹州人）拒河乃掠考城儀封而西其犯亳者折入歸德永寧總兵官祖大樂邀擊之賊乃北向開封陳永福敗之朱仙鎮賊遂走登封與他賊合分趨裕州南陽象昇合寬大樂伏兵大戰七頂山（亦曰七峯山在裕州北）殲自成精騎殆盡

以前禮部侍郎林釬原官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初釬以忤魏忠賢去忠賢誅起官至禮部侍郎謝病歸至是與劉宗周同召見帝問人才兵食及流寇狀宗

周言陛下求太太急用法太嚴佈令太煩進退天下士太輕故有人而無人之用又問兵事宗周言禦外以治内為本願陛下以堯舜之心行堯舜之政則天下自平矣帝迂其言命釬以原官入閣

二月山西饑人相食

寧夏兵亂殺巡撫王楫泰安人寧夏兵苦饑楫不能措餉兵譟而殺之副使丁啟睿永城人捕斬首惡六人乃定

明祚至此已非空談科目資格考選諸具文所能裨補萬一況啟新以武舉上書其疾視科目資格考選而冀得一逞其自為之私固不待智者而辨蓋由奸人逆璫莊烈之意以一時官寮積習中外迯無足倚之人因而

以武舉陳啟新淮安人為給事中

啟新上書言天下有三大病士子作文高談孝弟仁義及服官恣行奸慝此科目之病也國初典史授御史秀才授尚書嘉靖時猶三途並用今惟一途一舉進士橫行放誕此皆格之病也舊制給事御史教官得為之今惟用進士知縣監司郡守承奉不暇此行取考選之病也請停科目罷行取考選以除積弊蠲災傷田賦以蘇民困專拜大將以便宜行事帝大悅

緣人皆法謂一切取士程材都無實濟是以言者聽者猝加斜外之投逸至欺檢逃官為世笑柄同自無足深責耳

擢吏科給事中朝士深惡之紛然論劾帝皆不聽後啟新以受贓匿喪削籍下撫按追贓竟逃去

三月賊高迎祥李自成復入陝

迎祥自成自敗于象昇後分部再入陝迎祥由鄖襄趨興安漢中自成由南山穿商雒走延綏犯鞏昌北境諸將左光先曹變蛟破之自成走環縣未幾軍官敗于羅家山在興寧縣東盡亡士馬器仗總兵俞沖霄被執自成勢復振

夏四月我

太宗文皇帝建國號曰大清改元崇德元年

我

太宗文皇帝纘承丕緒厲精圖治規模宏遠伐叛撫降平定

察哈爾先是遼東有鵓鴿來集此島乃西北蒙古所産人皆謂蒙古順歸之兆既而我太宗西征察哈爾至西喇朱爾格索訥木台吉等率衆請降遂進至林丹汗子額哲所居之托里圖按兵不動遣人往諭額哲之母遂偕其子率衆圖歸附并獲元代所遺傳國璽及薩哈勒察卦勒

察兀爾喀呼爾哈暨蒙古各部落靡不懷德畏威稟

承教令攻城畧地所向成功國勢滋隆人心嚮附諸
貝勒大臣等請尊號
太宗文皇帝固辭不允諸臣再三陳請乃受
寛温仁聖皇帝尊號建國號曰大清改元為崇德元年（時制度大備營建）
天壇
太廟悉如典禮復定宮殿名正殿為崇政殿後為清寧宮臺
東樓為翔鳳樓臺西樓為飛鳳閣大殿為篤恭殿建
制壯麗規模宏遠百司官舍皆以次備列一日
太宗御翔鳳樓召諸王大臣入令從官讀金世宗本紀因諭
之曰金太祖太宗法度詳明可垂久遠至熙宗赫拉

及宋顏亮之世廢之般樂無度效漢人之陋習世宗即位勤求治理深以熙忘祖宗為訓衣服言語悉遵舊制時時練習騎射以備武功雖垂訓如此後世之君漸至懈廢忘其騎射至于哀宗國遂滅亡乃知為君者耽于酒色未有不亡者也爾等其謹識者

罷錢士升削御史詹爾選字思吉撫安人籍

時溫體仁以刻覈導帝士升獻四箴大指謂寬以御眾簡以臨下虛以宅心平以出政帝優旨報聞而意不悅有武生李璡者請括江南富户令報名輸官士升擬旨下刑部提問上疏言郡邑有富家固貧民衣

令富戶報名輸官與禦人國門何異當時數田增賦方以峻令苛求小人希指生風遂敢以搜括之策興行入告錢士升擬旨提問亦欲加懲創以警妄言耳乃莊烈覽疏既斥以沽名復聽其引退初不以括富為非致輔覽正言遂至國勢阽危尚不知悔

食之資未嘗無益于國周禮荒政十二保富居一今秦晉楚豫已無寧宇獨江南數郡稍安此議一倡無賴亡命相率而與富家為難矣帝報曰即欲沽名前疏已足前疏謂四箴也士升引罪乞罷許之爾選謂輔臣不當以進言去因言帝行一切苟且之政帝面加詰責命錦衣提下爾選叩頭曰臣死不足惜願陛下姑留臣言以為他日思帝大怒諸臣力救乃作為民

閭閻留一綫元氣非自促瘧亡而何

六月林釬卒以孔貞運（池州建德人）賀逢聖（字克繇江夏人）黃士俊（廣東順德人）並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逢聖性廉靜初官翰林湖廣建魏忠賢生祠或傳上梁文出逢聖手忠賢詣謝逢聖曰無之借銜陋習爾翼日遂削籍帝即位召還至是與孔貞運士俊俱入閣三人皆不能有所匡益

秋七月我

大清兵入塞

大清兵入喜峯口
巡關御史王肇坤拒戰死肇坤字亦資蘭谿人
由間道至昌平
總兵官巢丕昌降督餉主事王桂趙悅署州事通判王禹佐學正解懷亮訓導常時光守備咸貞吉皆死之王桂黃岡人
連下畿內州縣
下順義知縣上官藎自縊遊擊治國器指揮蘇時雨訓導陳所蘊皆死之下寶坻知縣趙國鼎與主簿樊樞典史張六師訓導趙士秀同死下定興在籍太常少卿鹿善繼不屈死教諭熊嘉志亦死之下安肅知縣鄭延任與妻同殉教諭耿三麟亦死之上官藎字忠赤曲沃人趙國鼎山西樂平人熊嘉志灤州人鄭延任臨清人耿三麟靈壽人
乃召諸鎮兵入援給事中王家彥
莆田人
以陵寢驚動劾兵部尚書張鳳翼鳳翼自請督師命與中官羅維寧宣大

總督梁廷棟相犄角然皆不敢戰

陝西巡撫孫傳庭（字伯雅振武衛人）擊高迎祥于盩厔擒之送

京師伏誅

傳庭代洪承疇為巡撫銳意滅賊賊首整齊王據商

雒傳庭檄副將羅尚文擊斬之又督賀人龍等擒迎

祥于黑水峪（一名芒谷在盩厔縣東北）獻俘闕下磔死賊黨乃共

推李自成為闖王

諭廷臣助餉

未幾又括勛戚文武諸臣馬騾銀鐵銅鉛諸礦

八月唐王聿鍵（太祖九世孫）起兵勤王廢為庶人錮之

先是流賊起王鬻金築南陽城又援潞藩例乞增兵三千人不許至是京師戒嚴王昌義勤王詔切責之行至裕州與流賊遇亡其內豎二人事定下部議廢為庶人幽之鳳陽

我

大清兵東歸

九月以盧象昇總督宣大山西軍務

象昇奉詔入衛至已解嚴會梁廷棟卒命代為總督

宣大苦缺餉象昇乃大興屯利行二年積穀至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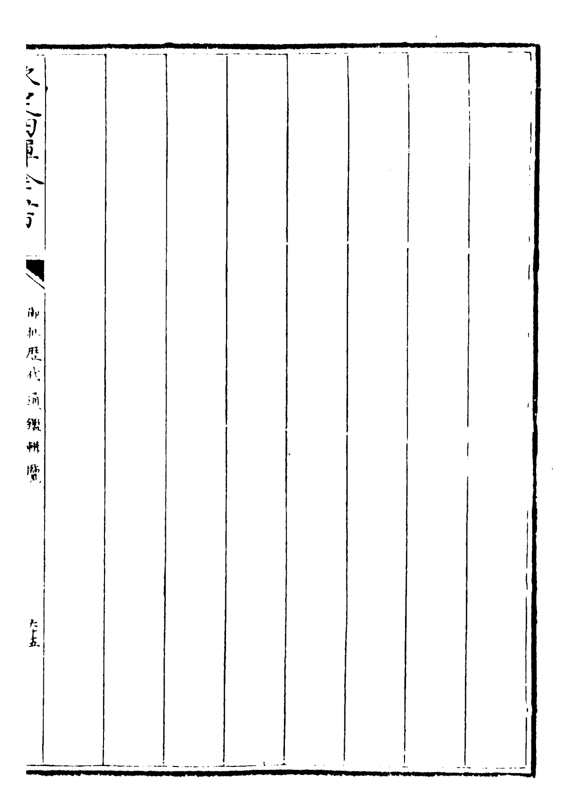
十萬帝諭九邊奉以為式

冬十一月削前工部侍郎劉宗周籍

宗周累疏陳時政語多激切為溫體仁所忌請告去

至天津聞京師被兵留不行上疏極言體仁奸邪致

刑政乖舛及庶官不宜總軍務凡數百言帝怒斥為民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十四